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纂十一

散錄五

虛谷閒抄

宋方回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為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
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榮
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

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次見少女如張等輩
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
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
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識之乃吏部沈
公也俄雙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遂巡復
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
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鉤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
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

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
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
乃令口授吟曰鬟梳開掃學宮妝獨立閒庭納夜涼手
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
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命我矣索筆
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魔
爾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卧病累日外親有持酒餞者
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淪母聽良久覩妝盛

飾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

五日也

三夢記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為之花鳥皆玲瓏燭既然點外玲瓏者皆響動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逸史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盆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澹水食者旋剔去

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盃中傾出
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
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

賓退
錄

幽州石老者賣藥為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
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
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為白鶴同飛去
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叫人異而觀之皆焚香禮拜
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

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為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疋米一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宮道士段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鄰人爭鬪官中訊鞠乃為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沈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於所說沈水處撈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辨疑志

吳郡太湖中有聖姑棺洞庭山有聖姑寺并祠其棺在

祠中俗傳聖姑之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來賽歲
獻文服妝粉不絕有人欲得觀者巫祕密云慎不可若
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信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
云有見者衣妝儼然一如生人大厯中福建觀察使李
照之子七郎者性狂兇恃勢不懼程法因率奴客啓棺視
之惟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

辨疑
志

淄青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
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衆棟宇之上

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
衆禽搏撮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
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以來自巢而
墮未及於地即掀然出戶望西南沖天而去諸禽亦應
時散逝須臾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色光芒
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廂巡呵喝於
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
之則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漸聲傳或聚觀其家老

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
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戰速以裊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
而見一大龍長大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燦人瞻視
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屋騰
天而去亦不損物然二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

金華子
雜編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淺
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
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

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乃起視之即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而話于海船之賈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悅歎不已

雜編

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寵冠儕輩忽一日

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
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陽縣求得
一匹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
行看之此馬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
馬好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便倒地
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孟子以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
歸後稱氣疾以給醫術二十餘人候脈出藥皆言是膀胱
之氣並無瘳效脅痛轉劇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雜錄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相感如此

曲洧

舊聞

蔡元長享用侈靡喜食鵝每預畜養之烹殺無數一

夕夢鷄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鷄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筋猶未足羹肉何足論死生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為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雜衆人以

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為之體散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為至此邪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為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

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
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廝役之服被子
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
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
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
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
也

投轄
錄

清源人陳襄隱居別業臨牕夜坐外即曠野忽聞人馬

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牕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卧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戶如廁褻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為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事所謂鬼虎者也

稽神錄

池州進士鄒閔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籊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

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閤胷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即如故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閤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為人所賣矣此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閤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為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嚼腸胃復完然而出閤愈懼乃以箚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閤笑曰吾豈為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為也然則奈何閤曰

復以此蟲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雖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為子憂之閔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為後事乃取其蟲擲於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

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致小康豈以至誠之

感妖孽不能為害乎

幙府燕
閒錄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
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邪
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
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荅固問之始收淚曰妾
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
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居其實慮

此使妾不幸為仲所污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

遊齋
閑覽

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卧具中須臾務吏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

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
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
又有人任湖南倖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
一日郡守在告倖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
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倖側倖顧與語及戲為酒令笑
語方酣忽鈴吏擎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倖愕問其故則
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剖肉以獻其毒

忍至此

避齋
間覽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敕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獼猴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邪聞者皆謂確對

歸田錄

余尚書靖慶厯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

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
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
之則不復有聲矣

遊齋
閒覽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
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
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
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

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曾晝過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

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家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謹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聞覽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纂十二

散錄六

蓼花洲閒錄

宋高文虎

五代時有僧某築菴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蒿苳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苳食之僧視其狀貌

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晉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清波雜志

江南徐諤得畫牛畫齧草闌外夜則歸卧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

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

而夜晦

清波雜志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智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爾而

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
大加獎歎以銀盆絳段賞之

南唐近事

陳覺微時為宋齊丘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
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已之婢三人與之李亦
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
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
宋第宋笑而許之

南唐近事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火起時大風

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

予起登樓見之知是禁中通夕不寐

未明東宮

六位一時蕩盡宮人多有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

焚死百餘人

東宮六位東行第一雍王第二相王第三南陽郡王西行第一充王第二曹王第三

榮王第四即連御厨密邇上臺

二十四日左掖門東並不開朝者皆趨

右掖門天明宰臣等立於內東門廊廡之下既而火至

承天門西燒儀鸞司又燒朝元殿後閣西至東上閣門

長春殿西廊拆南北廊以絕火勢火遂南燒內藏庫香

藥庫又東回燒左藏庫直西燒祕閣史館午時燒乾元

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止未時火出宮城連燒中書省門下省鼓角司審官院是夕燒毀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人火至夜不絕宰臣樞密兩制是夕並宿禁中是時救左藏庫人尤衆輦出金銀帛疋莫知其數積於城牆之上及燒角樓風急回東北又燒之煙焰燭天救者不能措手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隔十餘間而發人皆奔走趨避之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密院以西而已是時二王無居處寓于東

華樓至夕召入禁中明日出居于上源驛時焚諸庫中
香聞十餘里祕閣三館圖籍一時煨燼俱盡又大風中
有飄書籍至汴水之南者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
詔知諸王與中使閻六慶岑守素勘遺火之踪中人說
二十四日欲明火勢漸東來遂拆御厨主廊數百人登
屋運水時望見宮人相壓死於煨燼中甚衆猶有手足
能動者曹王夫人將投火中救之獲免宮人入火者不
知其數禁中大樹焚之殆盡所餘亦枯焦焉惟相王宮

在東南火自西北起王四更破東牆自率宿衛者運府庫等物出之十得七八矣五月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

先領梓遂二州也

其日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姐

新與親事官孟貴私通多竊寶器以遺之後事泄王乳母將決責之小姐乃謀放火因而奔出有琵琶伎人大賽者知之受小姐金而不言二十三日夜半於佛堂前簾上舉炬爇之時因風急火遂大作

玉堂逢辰錄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

郡以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劔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為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殽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

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既而諸神皆賦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榷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東

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惜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廊
問之西廊者望見東廊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
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
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
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
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爽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
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
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錄
雋永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為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搜神
秘覽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旻因殖貨

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

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旻
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
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
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
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
即活之效歟

搜神
秘覽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
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

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沈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退齋
筆錄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為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

一一旋封冊子手自錄次令在宮中並無此章懋悵然而退

東坡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為荆公發也

玉唾

集

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

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與晁錯爭

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漁隱叢話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
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
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
鳳凰詔下雖露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
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
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

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

金玉詩話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錦為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明日再對

惶懼謝罪而已

南遊紀舊

紹聖中瑤華既廢儀同王景宗乃乞以妾楊氏為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允之時許冲元在中書遂

依已得旨揮過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冲元云小白墓
丘之盟諸侯以妾為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頭可得此命
不可下翊日極陳罷景宗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為得
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託以東朝之
命自草詔惇何本末相戾也

南遊
紀舊

熙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
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為洛陽人
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

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
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
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
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
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
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
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
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為哉慰母之憂

談遜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

一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石林燕語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

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

杜陽雜編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高才善知人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為妹婿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即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窻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檣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單身坐于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

嫁洛人奉議郎任諝以壽終

杜陽雜編

逕庭出莊子庭勑定反言激過也今人多讀作亭膠擾
出莊子膠音擾今人多讀作交叢爾出左傳叢祖外反
小也今多讀作撮綸綽出禮記綽即紉字今多讀作孛
踰度出漢書踰音遙今多讀作踰墨尿眠媵出列子墨
音眉尿音癡言媚佞相諛悅也眠音緬媵音腆言柔膩
不決裂也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即舉身戰慄

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
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
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為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
見竟逐去之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
美色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
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旁無人即排
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証既溺里人大呼

救求得其尸已死即號慟為之制服如兄弟厚為棺斂
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
均分著籍既歸舉以付其母為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
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
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年里人未娶視之
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
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
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

厚遂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
水泡為証今見水泡竟何能為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
而已後伺里人出即訴于官鞠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
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為遂赴淮而死

杜陽
雜編

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
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韋蘇
州之類然富貴時所作詩皆淒楚愁怨嘗為江南春二
絕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

盡離腸斷蘋滿沙汀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
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
嘗竊謂深於詩者盡欲慕唐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
意清切脫灑孤邁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
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
為警絕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州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
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犇竄已兆於此矣予
嘗愛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

梅句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

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

湘山野錄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

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

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

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

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湘山野錄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

特從幸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
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湘山野錄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
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
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
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
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
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

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
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
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
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
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
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
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
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

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
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著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
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
近身親人當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
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
也字著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
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
姪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

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為蛇字今尊閣所姪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產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春渚紀聞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自言上可以

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
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戒以
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滄浪
野錄

荊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
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真

再生也

魯公
談錄

治走馬疳方用瓦壘子

比蚶子差小
未經醬淹者

連肉火煨存性置

冷地用盞子蓋覆候冷取出碾為末乾糝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寡於火盆內焚之抱孩兒於煙上薰即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糝走馬疳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熟削去再合熱減則已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疾上灸不痛者灸痛即止痛者灸
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為末麝者熱湯洗細
者香油調搽良

已上神
祕方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
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十姨為誰杜拾遺
也五髭鬚為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
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何雌我邪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間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也嗚呼冉伯牛乃

為牛王

隨手雜錄

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為本朝火德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編管海州死後七年金人入汴高宗中興

吹劍續錄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

二十九至
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鏞

謄錄監生臣張紹昂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九

明陸楫編

說纂十三

雜纂一

樂府雜錄

唐段安節

雅樂部

宮懸四面天子樂也軒懸三面諸侯樂也判懸二面大夫樂也特懸一面士樂也宮懸四面每面五架架即簀

虞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雀羽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綵翠絲紱為之也十二律上鍾九乳依月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每架列鍾十二所亦依律編之四角安鼓四座一曰應鼓

四旁有兩小鼓為棟鼓也

二曰腰鼓三

曰警鼓四曰雷鼓皆彩畫上各安寶輪以珠翠裝之樂即有簫笙竽塤箎籥跋膝琴瑟筑將竽形似小鍾以手

將之即鳴也次有登歌皆奏法曲御殿即奏凱安廣

闕

雍熙三曲宴羣臣即奏

闕

鹿鳴三曲近代內宴

即全不用法樂也郊天及諸壇祭祀即奏太和沖和舒和三曲凡奏曲登歌先引諸樂逐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在樂懸內已上謂之坐部伎八佾舞則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著畫幘俱在樂懸之北文舞居東手執翟狀如鳳毛武舞居西手執戚文衣長大武衣短小其鐘師及磬師登歌八佾舞并諸色舞通謂之立部伎祝敔樂懸既陳太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面太樂令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後太樂在東鼓吹居西

協律郎二人皆執翬竿亦用綵翠粧之一人在殿上翬竿倒殿下亦倒遂奏樂協律郎皆綠衣大袖戴冠

雲韶部

用玉磬四架樂即有琴瑟筑簫簟箏箏登歌拍板樂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階下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清樂部

樂即有琴瑟雲和箏其頭像雲笙竿箏簫方響篪跋
膝拍板戲即有弄賈大臘兒也

鼓吹部

即有鹵簿鉦鼓及角樂用絃鼗如簫又即用哀茄以羊
角為管蘆為頭也警鼓二人執朱幡引樂衣文戴冠已
上樂人皆騎馬樂即謂之騎吹俗樂亦有騎吹也天子
鹵簿用大金仗鼓一百二十面金鉦七十面郊天謁廟
吉禮即衣雲花黃衣鼓四鉦二下山陵凶禮即衣雲花

白衣鼓二鉦二下冊太后皇后及太子用鼓七十面金
鉦四十面謂之小金仗公主出降及冊三公并祔廟禮
葬並用大半仗鼓四十面鉦二十面諸侯用小半仗鼓
三十面鉦十四面吉凶如上自太子已下冊禮及葬祔
廟並無警鼓

驅儺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為四目衣熊裘執戈揚
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駿衣白褶

畫衣各執麻鞭辦麻為之長數尺振之聲甚厲乃呼神
名其有甲作食凶者腓胃食夢者騰簡食不祥者覽諸
食名者祖盟強食其磔死寄生者桃根食虎者等侖子
五百小兒為之衣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於紫宸殿
前儺張宮懸樂太常卿及少卿押樂正到西閤門丞并太
樂署令鼓吹署令協律郎並押樂在殿前事前十日太
常卿并諸官於本寺先閱儺并遍閱諸樂其日大宴三
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入看頗謂壯觀

也太卿上此歲除前一日於右金吾龍尾道下重閣即不用樂也御樓時於金雞竿下打赦鼓一面鉦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鉦以千下

熊羆部

其熊羆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餘其上安版床復施寶幃皆金彩粧之於其上奏雅樂含元殿方奏此樂也奏唐十二時萬宇清月重輪三曲亦謂之十二按樂具庫在望仙門內之東壁俗樂古都屬樂園新院院

在太常寺內之西北也開元中始別署左右教坊上都
在延政里東都在明義里以內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
一所又於上都廣化里太平里兼各署樂官院一所

鼓架部

樂有笛拍板答鼓即腰鼓也兩杖鼓戲有代面始自北
齊神武弟有膽勇善鬪戰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著
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鉢頭昔有
人父為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

戲者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即有踏謠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意錢以至尋撞跳九吐火吞刀旋槩筋斗悉屬此部

龜茲部

樂有箏篋笛拍板四色鼓柷羯鼓雞婁鼓戲有五常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

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萬斯年曲是珠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

胡部

樂有琵琶五絃箏篳篥篳篥笛方響拍板合曲時亦擊小鼓鉦子合曲後立唱歌涼府所進本在正宮調大遍小者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

闕

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諸樂即黃鍾宮調也奉聖樂曲是韋南康鎮蜀時南詔所進在宮調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內宴即於殿前立奏樂更番替換若宮中宴即坐奏樂俗樂亦有坐部立部也

歌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迴居諸樂之上

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

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艇子

折兩樂催送莫愁來

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氲自臍出至喉乃噫其

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
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誥一身能
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
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宮即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
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歿後千餘載曠
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轉
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暮吹笛逐其歌曲終管
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

誼譁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誼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大厯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即納為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

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服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為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即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曾為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

舞工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
娑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即有健
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
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
州等

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綠衣偃
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攏馬人著綠衣執鞭於牀
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
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準其頓挫之勢也

俳優

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白衣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誤也

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言韶州蓋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醜淡最妙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劉璃餅近有郭外春孫有熊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尤

能後乃隨駕入京籍于教坊弄婆羅大中初有康廼李
百魁石寶山大別有夷部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
康國疎勒西涼安國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
蓋以蛇皮為槽厚一寸餘鱗介具亦以楸木為面其捍
撥以象牙為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篳篥卧
篳篥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塵
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
離於毬子上其妙如此也

琵琶

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有直項者曲項者便於急
關中也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崇謝奕皆善此樂也開
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為槽鵠雞筋作絃鐵撥彈
之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南市
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鬪聲樂即街東有康
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令崑崙登絳樓
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腰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

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
此曲無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
即驚駭乃拜請為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
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姓段以定東鄜之聲翊日德
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嘉獎乃令教授崑崙崙段奏曰且
請崑崙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
曰段師神人也臣小年初學藝時偶於鄰舍女巫授一
品絃調後乃易數師段師精鑒如此玄妙也段奏曰且

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
後果盡段之藝

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鋼皆襲所藝次有
裴興奴與鋼同時曹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
長於攏撚類時人謂曹鋼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武宗初
珠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於曹鋼盡鋼之能鋼常
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墅值
風清月朗攜琵琶池上彈絃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

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之乃方響一片蓋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

某門中有樂史楊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誓死不傳於人也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弄仍繫脂鞋帶以手畫帶記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

姑大驚異志即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

中丞即
宮官也

內庫二琵琶號

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祕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口鼻有餘息即移

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于河中錦綺即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即納為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購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鵝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翊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咸通中即有米

和即嘉榮子也申旋尤妙復有王連兒也前羽調綠腰
注云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今以為名設言綠
腰也

箏

箏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
以來有常迷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
即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箏篴

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
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
於河歌以哀之女麗玉善箜篌撰此曲以寄哀情咸通
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于令古今在西蜀
太和中有季齊舉者亦為上手曾為某門中樂史後有
女亦善此伎為先徐相姬大中末齊舉尚在有內官擬
引入教坊辭以衰老乃至胡部中此樂妙絕教坊雖有
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笙

笙者女媧造也仙人王子晉於緱氏山下吹之象鳳翼亦名參差自古能者固多矣太和中尉遲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漢恭有子名寶師盡傳父藝今在陝州

笛

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為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

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
聽耳政即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
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
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
能聲即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感策

大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
時青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為第一手恃其藝

倨傲自負戎帥外莫敢輕易請者從事臺拜入京臨岐
把酒請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為不可從事怒曰
汝藝亦不足稱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
奴怒曰某此藝海內豈有及者也今即往彼定其優劣
不數月到京訪尉遲青所居在常樂坊乃側近僦居日
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如不聞麻奴不平乃求謁
見閤者不納厚賂之即引見青青即席地令坐因於高舂
涉調中吹勒部鞞曲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頷頤而已謂

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
麻奴涕泣愧謝曰邊鄙微人偶學此藝實謂無敵今日
忝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是不復言音律也元
和長慶中有黃日遷劉楚材尚陸陸皆能者大中以來
有史敬約在汴州

五絃

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傅諷諫有五絃彈近
有馮季皋

方響

武宗朝郭道源後為鳳翔府天興寺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亦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筋擊之咸通中有異蠙洞曉音律亦為鼓吹署丞充調音律官善於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

琴

古者能士固多矣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斲琴至今尚有孫息不墜其業精妙天下無比也彈者亦衆焉太和中

有賀若夷尤能後為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賞之仍賜朱衣至今為賜緋調後有甘黨亦為上手

阮咸

大中初有待詔張隱聳者其妙絕倫蜀郡亦多能者

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擊鼓花奴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數曲曲終花不落蓋能定頭項爾黔帥南卓著羯鼓錄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妙弄

三杖打擊萬不失一懿皇師之

鼓

其聲坎坎然其衆樂之節奏也禰衡常衣綵衣擊鼓其妙入神武宗朝趙長史尤精

拍板

拍板本無譜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其故對但有耳道無節奏也韓文曰樂句古樂工都計五千餘人內一千五百人俗樂係梨園新院於

此旋抽入教坊計司每月之精料於樂寺給散太樂署
在寺院之東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門之西令一丞一

安公子

隋煬帝遊江都時有樂工笛中吹之其父老廢於卧内
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宮中新翻也父乃謂其子
曰宮曰君商曰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
回矣汝可託疾勿去也精鑒如此

黃驄疊

急曲子

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後征遼馬斃上歎惜乃命樂工撰此曲

離別難

天后朝有士人陷冤獄沒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箏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遂三易其名亦名切子終號愁迴鶻

夜半樂

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正夜半斬長樂門闕領兵入宮

翦逆人後撰此曲名還京樂

雨霖鈴

明皇自西蜀返樂人張野狐所製

康老子

康老子即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游處一
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貸鬻乃以半千獲之
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是水蠶絲所織若
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即酬千萬康得之還與國

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後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

明皇初納太真妃喜謂後宮曰予得楊家女如得至寶也遂製曲名得寶子

文叙子

長慶中俗講僧文叙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望江南

始自珠崖李太尉鎮淞日為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

楊柳枝

白傅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

傾盃樂

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初捻管令俳兒辛骨融拍不中上瞋目矐視骨融憂懼一日而殞

道調子

懿皇命樂工敬納吹簫箏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之
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傀儡子

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為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即
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閼氏妬
忌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陣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
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史家但云陳平以祕
計免蓋鄙其策下爾後樂家翻為戲其引歌舞有郭郎

者疑正禿善優笑閭里呼為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

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
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
至唐朝又減樂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
絲竹為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
有其聲無其調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

仙呂調第五運黃鍾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

調

雖去中呂調之運如車輪轉却去中呂一運聲也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食角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

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亦名正角調第六運

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鍾角調

去聲宮七調

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
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鍾宮
入聲商七調

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
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鍾商調
上平聲調

為徵聲 商角同用 宮逐羽音

右件二十八調琵琶八十四調方得是五絃五本共應二十八調本笙除二十八調本外別有二十八本中管調初製胡部樂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不應諸調有直拔聲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鐵有以方響下於中呂調頭一韻聲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是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

明 陸楫 編

說纂十四

雜纂二

教坊記

唐 崔令欽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

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勅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

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箏篪箏等者謂搗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搗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為首尾搗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為首尾首既引隊眾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

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
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
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
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
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
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

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鷲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連柘枝黃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并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為屈突干阿姑貌稍陋者即云康太賓阿妹隨類

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為崖公以歡喜為蜺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為長入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衙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為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衙山願擎土袋燈既滅衙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

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
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
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壻
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
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
所聘者兄見呼為新婦弟見呼為嫂也兒郎有任宮僚
者宮忝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塞車簾

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求達殊為恠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鎚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

媚而微愠

謂腋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遠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煙

替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牕恨

金蓑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卧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閒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一段雲

望月波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搯工不下

麥秀兩歧

金雀兒

漣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鵲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判碁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剎子

鎮西子

北庭子

米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魯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太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捨麥子

多利子

毗沙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嵇琴子

摸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翫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駝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妙

舞大妙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吳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
以威敵乃刻木為假面臨陣著之因為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顴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
飲醕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

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
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
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為笑樂
今則婦人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
庫全失舊旨或呼為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囚之潯陽後宥
之使未達衡王家人叩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
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
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
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
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
聲往而不返宮為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
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

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天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令衆矣是忘義也重衽席之虞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愛則覷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倫履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

周孔矣當為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舉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徇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風敗行之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為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燕熙以苻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